筷子與叉子

作者:南橋

美國人一到周末, 總尋思着看點什么球,橄欖球啊、棒球啊、籃球啊什么的,然後到了下一周上班、中午吃飯,大家就聊哪個球隊哪個球員怎樣。咱們中國人,到了周末就尋思弄點什么新奇的東西吃。

“融入”美國社會的説法是沒有意義的,其實誰都不需要融入誰的圈子。當然也有一些中國人在美國待久了,感覺鬱悶,説同事喜歡的東西他們不喜歡 ——吃,吃不到一塊去;玩,玩不到一塊去;講,講不到一塊去。大家始終水是水、油是油,所以覺得沒勁,於是毅然放棄海外的優厚待遇,海歸了。

沒有什么比飲食文化的差異更明顯的了。中國人喜歡吃的,美國人不喜歡,反之亦然。有回早晨和幾個同事一起吃飯, 供應的食物是炒鷄蛋、鹹肉、煎餅,我説大清早吃這些太膩了,我説我每天早晨吃白粥。

美國人覺得白米飯都“太沒有味道”了,居然還有人吃白米飯做成的湯!那不如絶食算了。哪像他們吃得那么花樣翻新! 今天是玉米做的加草莓味的 cereal(一種穀類早餐製品),明天是大麥做的加葡萄乾的 cereal。

與此同時, 我也一直覺得他們吃得才簡單,是我們太複雜了。他們早晨吃的東西,如炒鷄蛋加鹹肉、煎餅加楓糖,各種各樣的 cereal 加牛奶,他們覺得這很不得了,已經氣象萬千了。不過我們尚有小籠包子、鍋貼、燒賣、蝦餃。

還有回吃中飯, 我説喜歡吃鹹菜, 可是一位同事説他只吃腌黃花、腌羊角豆這兩種“正常”的蔬菜。之所以他用 “正常”這詞, 説明在他心目當中, 我們吃的很多菜都是不正常的。可憐他活了這么一輩子, 居然不曉得酸豆角和腌蘿蔔是何等美味。

一種菜正常不正常, 判斷的標準是相對的, 所以才會有 “口味爭不得”一説。我上個月出于好奇, 買了泰國人喜歡吃的桂花葉, 嚼着覺得沒有什么味道,可是泰國人説不定覺得很美味。在中國城的超市,其實是中國、泰國、越南、印度各國的菜都有,有時候看着越南人吃的各種各樣的叫不出名的水果和小魚,我也傻眼。

有一回,我跟一老美説沃爾瑪的蔬菜種類太少。對方説:“怎么,花菜、辣椒、羊角豆……不都有嗎? 這么豐盛你還嫌少?”我後來發覺從他們的角度看 確實很豐盛,但是沒有我需要的那種豐盛。因爲當我説“少”的時候,我腦子里想的是中國人常用的蔬菜, 比如芥菜這些。他們吃的一些東西, 比如菊芋,我至今不 知道怎么個吃法。

其實世界上不是缺少食物, 而是缺少一雙發現的眼睛。原來在雪城,我們住的小區有幾棵碩大的桑樹,桑葚熟了落得滿地都是,把土地都染紫了,但無人問津,美國人不吃,附近東歐人也不吃。咱中國人來者不拒,吃!

在西弗吉尼亞的公園里發現大棵的栗子樹,也是板栗落了一地,幸虧我及時趕到,方免了一場暴殄天物的悲劇。俄克拉荷馬土地空曠,有大片的草地, 趕 上了季節, 挖些野菜應該很容易。可惜我小時候吃野菜也不多,吃馬蘭頭、薺菜這些是後來在南京的時候流行起來的, 所以我不認識多少。

那年買房子, 主要是看中了屋後的一片竹笋,順便將房子一道買下的。現在竹笋擴張到了兩邊鄰居家,一個鄰居説:“這些竹子長瘋了。”我説:“你可以將竹笋吃掉。”他説:“什么,這個還能吃?”他看着我,仿彿我不是在説吃竹笋,而是在説吃人。

七八年下來,而今口味也雜了,學會了很多美國的、意大利的、墨西哥的吃法,比如我跟美國人一樣,花椰菜生吃,蘸沙拉醬吃,味道比煮熟了好吃得多。不過我是用筷子夾着吃,而不是用扠子叉。

最近看到美籍華裔笑星黃西的一些録像,他説自己要競選美國總統, 對手説他不是正宗美國人。他説:“我怎么不是正宗美國人?你看,我連比薩都吃!” 説着, 就夾了一塊比薩往嘴里放——用筷子夾的。

大數據讓人無法遺忘

有一位名叫史黛西的 25 歲單身母親, 在即將入職成爲一名教師的時候, 突然被學校告知:“你不能來了,你的行爲與一名教師不相符。”

史黛西並沒有做過任何壞事,校方指的是網上的一張照片:她頭戴一頂海盜帽子,正在喝一杯飲料。這張照片來自史黛西個人空間的主頁,並被她取名爲 “喝醉的海盜”——很顯然,這是一張朋友之間常見的搞怪照片。但校方發現照片後,認爲學生可能會因看到教師喝酒的照片而受到不良影響。

把照片刪了不就行了? 但史黛西絶望地發現,她的照片已經被搜索引擎編録了,互聯網永遠記住了史黛西想要忘記也可能已經忘記的東西。

也許有人會説,你在社交網絡上傳照片的時候就應該意識到後果, 你應該爲自己的行爲負責——更何況史黛西還爲照片加了一個煽動性的標題。在維克托·邁爾 - 捨恩伯格的《刪除》中,還講了另一個故事。

一位 60 多歲的加拿大心理學家費爾瑪德,打算穿過美國和加拿大的邊境去接一個朋友——這件事他已經做過上百次。但這一次,邊境衛兵突發奇想, “搜索”了一下他。結果衛兵找到了費爾瑪德 5 年前發表在一個小衆雜誌上的文章,文中他提到自己在 30 多年前曾經服用過致幻劑 LSD。因此,費爾瑪德不僅被 扣留了 4 個小時,不允許入境,還被迫簽署了一份聲明,表示自己服用過致幻劑,所以再也不被允許進入美國境内。

和史黛西不一樣,費爾瑪德並不是互聯網用戶,也沒有社交網絡賬號,但他在一本小雜誌上發表的文章能在互聯網上被輕易找到。

2007 年,谷歌向公衆承認,他們一直儲存着每位用戶曾經鍵入的每次搜索請求,以及每位用戶隨後點擊訪問的每一條搜索結果。看起來這是一件好 事:《大數據時代》一書多次描述了疫情蔓延時,谷歌利用這些數據判斷出了疫情嚴重的地區——搜索疫情關鍵詞的人數暴增的地區,並優先進行了救護。這就是大 數據帶給人們的便利。

實際上,大數據也有其可怕的一面—比如,谷歌比你自己更瞭解你,他記住了你希望能忘掉的一切事 情:幽會時訂過的汽車旅館、得過抑鬱症、曾經寫過的同人小説。在《刪除》一書里,史黛西和費爾瑪德並非個例,受到大數據“迫害”的還有無數人,有無法讓互 聯網忘記十多年前細微證據的知名大律師,也有由於在社交網絡上抱怨工作無聊而從此失業的英國小姑娘。

你不是已經努力了嗎

作者:尤今

日本電視劇《阿信》中,有一個片段深深地觸動了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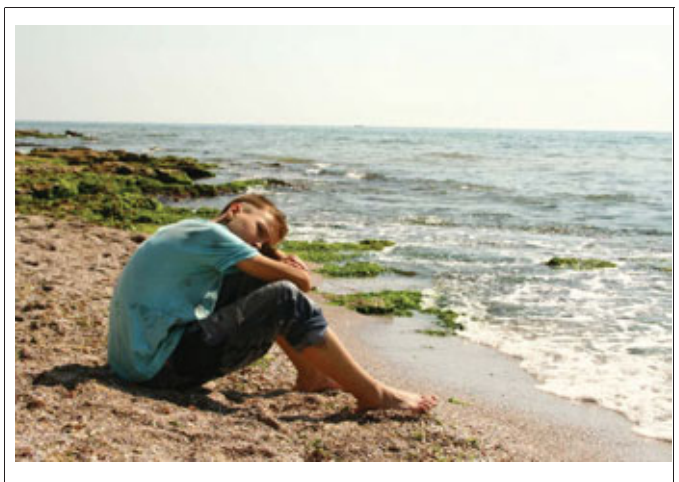
在日本傳統髮型漸不流行的當兒,阿信在師傅的鼓勵下學做西洋髮型。一日,店里來了一位時髦的客人,指定要做西洋髮型,師傅大膽地讓當時還是學徒 的阿信出來接待。客人表示要做“遮耳髮型”,而且,聲明不要燙得太卷。阿信仔細觀察了她的臉型,覺得微卷的遮耳髮型不適合她。於是,在客人打瞌睡的當兒, 阿信擅作主張, 爲她燙了一個波浪形的新髮型。髮型做好後,客人睜開了惺忪的雙眼, 只朝鏡里一看,便像被人戳了一刀似的,氣勢洶洶地喊了起來:“哎呀,你怎 么做成這個樣子!”阿信誠惶誠恐地應道:“我覺得遮耳髮型不適合您,這個新髮型完全是依照您的臉型設計的!”客人對着師傅大喊大叫:“你怎么搞的,居然請 這種人爲客人做頭髮!”師傅沉着地應對:“對不起。如果您不滿意,我們就不收錢好了。”客人分文未付,揚長而去。阿信淚流滿臉,幾近崩潰。師傅不顧店里其 他人的冷言冷語,溫和地對阿信説道:“你不是已經努力去做了嗎?不要放在心上。”

簡簡單單的兩句話,給了阿信繼續拼搏的勇氣。沒過多久,那位大發雷霆的客人上門來道歉,指名要阿信再爲她做頭髮,因爲上次的新髮型得到了她朋友的一致贊賞。

如果説阿信是千里馬,她的師傅無疑便是伯樂。當伯樂,除了慧眼之外,慧心亦同等重要。慧心指的是包容的心、寬厚的心。一旦肯定了千里馬的才幹,便放手讓它恣意馳騁,切莫因一次的失誤而否定它日行千里的能力。

看不見的痛苦

——少兒爲何也輕生



大約 9 歲 左右的一個暑假期間, 閱讀《十萬個爲什么》時,認識了自然變遷、板塊移動、火山、地震,以及隨之而來的毀滅性災難,頭一回意識到活着的人終有一天都會死 亡,無一幸免。我,爸爸、媽媽、姥姥、姥爺、弟弟、妹妹…… 有可能被燃燒成灰燼,像煤碳被燃燒後那樣; 有可能變作化石, 如冰川世紀的恐龍,維蘇威火山腳下的龐貝人;也可能會腐朽,跟緑色植物一般。我恐懼極了,痛苦 得要死要活。記憶中的那個暑假漫長而熬煎,我在心里絶望不斷地呼叫着,要是爸爸媽媽不把我降生到這個世界上那該多好啊!然而,爸爸媽媽整日忙于建設,對我 的痛苦一無所知。

在最近一期的聯邦德國《明星雜誌》上,讀見一篇標題爲《看不見的痛苦》的科普報道,探討少兒爲何也輕生的原因。

在德國,文章中寫道,每年大約有 30 名左右的少年兒童以自殺的方式結束自己幼小的生命,其中男孩多于女孩。據有關精神病學者估摸,實際自殺人數要比這個數字大概高出 10-20 倍, 如果把那些自殺未遂,以及死于難以定性,貌似車禍、藥禍的少年兒童也統計在内的話。

少兒也會悲觀厭世,産生與這個世界徹底決絶的念頭嗎?

雖然少兒自殺者數量相對於青少年自殺者數量少之又少,卻是一個令人難以開解的大謎團。這是因爲大多數孩子在自殺之前, 沒有什么異常表現。他們既不情緒抑鬱、亦未受人欺貶,既不缺乏父母關愛,亦非出自破裂家庭。

破裂家庭毋庸置疑是導致少兒自殺的一個危險因素,儘管如此,你還是感到突如其來,無法理喻,當一個孩子晨起之後,一邊念念不忘給自己的小蝌蚪喂食,一邊高 高興興地背着書包去學校,幾個小之後,卻給媽媽打進這么一個電話,“我決定了,不要活了,現在就。”接着,從十幾層的高樓頂上跳進死亡,就像此篇《看不見 的痛苦》里面的雷奧一樣。雷奧是一個生下來就討人喜愛的小男孩,碧眼金髮,聰明好學,規矩禮貌,Tchibo 購物廣告的兒童模特兒。媽媽回憶起給他讀《哈利·波特》時,雷奧曾經説過這么一句話:“知道嗎?我發現即使魔幻世界也搞不明白人死了之後的去向。”

成長心理學家説,8 歲之前,死亡這個字眼在許多孩子的頭腦里無異于出國,從德國出國到澳大利亞去了,打個比方。到了大約 11 歲 -12 歲 左右,他們才對死亡漸漸形成比較清晰的概念:生命有去無歸,人一旦死了, 一切都結束了。所有的孩子都會對死亡有所思索,或多或少:死亡意味着什么?一旦我 死了,別人會不會傷心?當一個孩子的小腦瓜里裝滿太多的恐懼、太多的憤懣,太多的屈辱、太多的羞耻時,這個時候,便會産生輕生的念頭甚至不惜以身相試,並 將其責任引咎向父母,叫這些成人們悔恨交加,痛不欲生。他們所要表達的語言大致是:“現在你們總算明白了吧?!”“我是多么的傷心啊!”“知道嗎?你們快 要把我氣炸了!”“我差點給你們嚇唬死了!”糟糕的考分,“強權”的欺侮,班級的耻笑,父母的糾紛,都可能成爲兒童輕生的誘因。“煩死人了,你們兩個總是 吵、吵、吵,把我夾在中間,還要做你們的公正法官,聽着,我是死也不會開口的。”

心理學家提示各位父母, 當您的孩子最近老是出事故, 或離家出走, 當他們突然沉默寡言、抑或脾氣暴拗起來, 這個時候, 您可得多加留神了。然而,大多時候, 這 些個危險訊號在父母眼中微乎其微, 不足以引起警覺。一個孩子眼中的萬丈深淵,在成人眼中不過一個微不足道的小小不平而已。

問題是,如何細緻入微地去體察和解讀小小年齡的小小心理活動呢?

一對來自北德的父母, 痛苦不已,後悔當初不該跟女兒爭吵那么一嘴,因爲 糟糕的英語成績, 他們非要跟女兒討個究竟, 爲什么英語考得如此不好。結果,女兒自縊了,牛仔褲上留下一張紙條:“這就是我的回答!”

若干調查結果顯示, 大多數父母過高估計孩子的承受能力和成熟成度, 過低估計他們所處的困境和危機感。孩子們往往得不到被傾聽的機會,他們的訴求常常被淹沒在父母的終日忙碌之中。 近 些年來,自殺率不斷見長。在過去幾年中,有數據統計,由自殺引起的急救比以往增加了三分之一, 且自殺者的年齡也呈下降之趨勢。1990 年,13 歲的孩子尚屬鮮見個例, 而今降低至 11 歲甚至更小。

涉及少兒自殺的學術研究迄今爲止寥寥無幾,尚未引起全社會足夠的關注。雖有作家或記者寫書撰文,試圖以此打探少兒自殺的起因與根源。然而,醫務工作者和心 理咨詢人士看了之後,認爲其書面理論跟實際情況有所不符。他們的經驗是:自殺不僅只發生在貧窮、暴力、婚姻破裂的社會底層人家,而是橫貫社會各個階層,從 富裕到貧窮,從完好到破裂,什么樣的家庭都有。

筆至此處, 想起卡夫卡寫給父親的一封信,因爲父親想知道,爲什么兒子對自己總是那么“敬”而遠之。信中卡夫卡提及了一件難以釋懷的童年往事:有一天夜里, 他唧唧歪歪地鬧着要水喝,其實他並非眞的口渴,而是在那里找茬兒發泄孩子氣。而父親聲色俱厲,幾番喝斥未能奏效之後,一把把卡夫卡從被窩里提溜出來, 扔到 了外面的陽臺上,讓他穿着小背心在黑咕隆咚的陽臺上罰站,罰站了很久很久。卡夫卡在此並無求全責備之意, 但他不惜筆墨直言相告父親,自己受到了怎樣的傷 害:父親,兒子眼中至高無上的權威,就這么幾乎毫無道理的走過來,將一個孩子蠻横的揪下床來,跟對待一件沒有情感和生命的東西似的,扔到深更半夜的陽臺上 了事。卡夫卡明白無誤地告訴父親,自那之後的好些年,每每想到此,就會心生疼痛。

還好,卡夫卡沒有從陽臺上跳下去。還好,卡夫卡的父親後補了卡夫卡一個傾訴的機會,儘管這個機會來得過遲、太晚。有些時候,在成人眼中天經地義、順理成章的 舉動,在孩子眼中卻大逆不道,百般傷害。已經和即將爲人父母的大人們,多給孩子一些時間吧,無論您怎樣職場拼搏生計忙碌,切莫忘記悉心傾聽孩子們的心聲。 (岩子)